

中国学术丛书

颜习斋哲学思想述

陈登原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咸化训 姚芳藻
封面设计：陶雪华

中国学术丛书
颜习斋哲学思想述

陈登原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

(上海古北路 85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6 字数 187,000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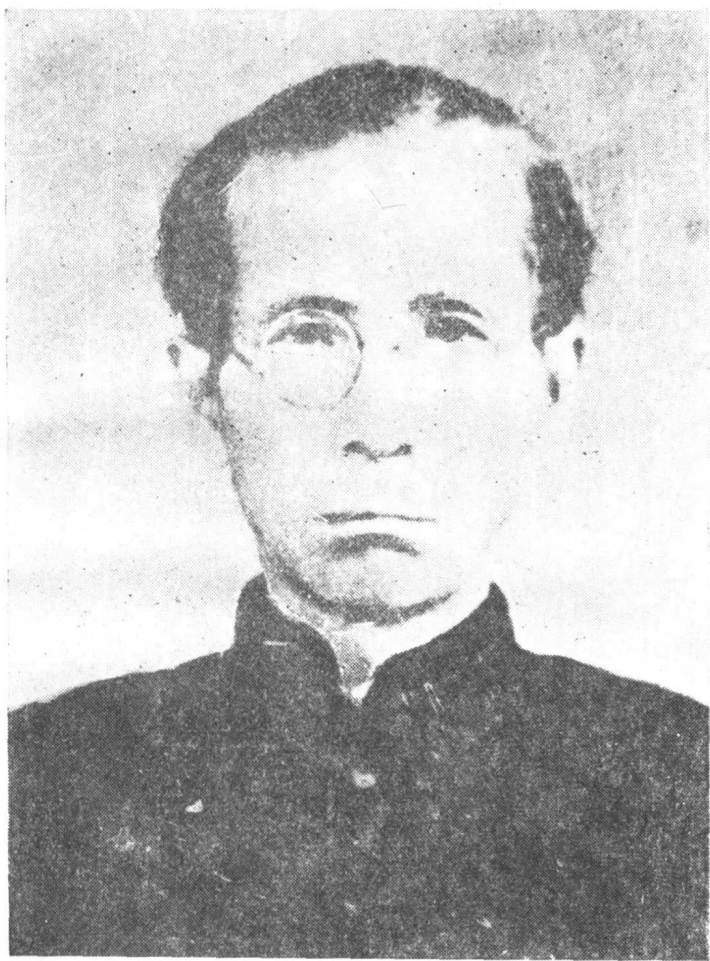
精 ISBN 7-5000-0218-2/Φ·29

平 ISBN 7-5000-0219-X/B·34

定价：(精)5.05元 (平)3.00元

内 容 提 要

颜习斋即颜元，是清初著名思想家。他既看轻辞章，又不满考据，更反对理学与心学，乃异军突起，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本书全面地阐述颜元其人及他的哲学思想，透辟分析了颜学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社会背景，论述了颜学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考据学的异同之处，认为颜学的精髓在动在实在习在用。颜之勇于反对旧传统，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是个忠于真理的大儒。本书结构严谨、文笔锋利、旁征博引，可谓美备，有很高参考价值。



陈 登 原

自序

曩读佛利曼所著《颜习斋》^①，谓近七百年来，中国之不满程朱者，比比而是，而艰苦卓绝，颜习斋独以其学著。佛氏盖自徐东海、梁新会二君，以私淑习斋之训者。余诵其文而深有感焉。

余自1931年以来，重客南京，始得披览颜氏诸书。会值家国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穷，三边沦没。知人论世，益有取于崇实笃行之意。于袁世清谈之俗，诚深恶痛绝，而不知其已甚者。良以虚言蠹世，溢辞乱真；种族兴亡，事已可痛。至如上也者以新说自文其漏失，下也者以旧学自鸣其雅古。虚骄之气，导国民而扇之以浮竞；愚诬之技，率学子而教之以无用。则雄关半圯，辽沈新亡；江南《燕子》之曲，海上门户之争，有怀往昔，殊不能不太惠于明季也。

感惧之余，因成是书，略分部居，区为十篇。抚物感时，语不自禁。故于习斋造学之环境，则述之不厌其详。于明季士夫之恶习，亦记之不厌其冗。盖所以著当时之过，为后世之鉴。明源寻流，可资警惕。苟闻之者足以为戒，则言之者可以无罪。吾书亦不至于虚作。故属比词文，不自嫌其枝蔓矣。

昔胡天游自谓功业瑰玮，难逃速朽，惟能文章，庶几不死。^②每闻此言，辄思掩耳。当今之世，功业重乎？文章重乎？吾文固陋，吾书固疏，但有其文者，不必有其行；有其行者，不必有其用。吾将执此而自勉。而世之诵我书者，亦当于考核得失之外，另具九方皋之慧眼；深体习斋之学，而思所以自策也。

北风吹雁，雪自纷纷，前途知己，能有几人？于此书之问世也，书数语以祝之。

余姚陈登原自序于周巷之樟荫居

1934.1.18

注 释：

- ① Mansfield Freeman:Yen Hsi-Chai,A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见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6, Vol LVII,p.70~91.
- ② 胡天游语,据赵祖铭《清代文献近古录》卷19。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篇 叙引	(1)
一 清世学风综略	(1)
二 清初朱陆异同论	(5)
三 程、朱权威建树记	(8)
四 颜学孤军转战述(上)	(11)
五 颜学孤军转战述(下)	(16)
六 颜学提要	(21)
第二篇 颜学时会	(29)
七 传略 上	(29)
八 传略 中	(36)
九 传略 下	(41)
十 时势熏炙 上(明季人不学兵刑钱谷)	(44)
十一 时势熏炙 中(讲学与门户)	(47)
十二 时势熏炙 下(晚明南宋类似论)	(50)
十三 学术环境 上(清初诸儒主实论)	(56)
十四 学术环境 下(清初排薄宋儒论)	(60)
第三篇 颜学精萃	(71)
十五 动的哲学	(71)
十六 实与习	(77)
十七 有用与无用	(79)

第四篇 颜氏学与程朱学	(85)
十八 习斋论宋儒道统	(85)
十九 斥静	(89)
二十 向里与向外	(92)
第五篇 颜氏学与陆王学	(101)
二十一 清初菲薄王学论	(101)
二十二 习斋不主调停朱陆同异	(106)
二十三 阳明功业之称许	(107)
二十四 论王学亦不过说话著书	(109)
第六篇 颜氏学与考据学	(115)
二十五 清初读书热	(115)
二十六 纸墨功多习行力少	(118)
第七篇 颜氏论教	(125)
二十七 当时之书院制度	(125)
二十八 讲读想的教育之流弊	(128)
二十九 动的教育与事物教育	(130)
第八篇 颜氏论治	(141)
三十 莫或有为与有所必为	(141)
三十一 评王荆公	(144)
三十二 评韩侂胄	(148)
三十三 均田论	(152)
三十四 练兵论	(155)
三十五 选举论	(159)
第九篇 颜学流派	(169)
三十六 颜氏学之影响	(169)
三十七 李塨	(170)
三十八 王源	(175)
三十九 钟铨	(179)

四十 恽鹤生	(179)
四十一 再传与私淑	(181)
四十二 四存学会	(183)
第十篇 颜氏学之衰颓	(189)
四十三 初创时已苦同志无多	(189)
四十四 李塉以后之颜氏学	(191)
四十五 咸同间之颜氏学	(195)
四十六 近时之颜氏学	(196)
四十七 其道太苦	(198)
四十八 义理消歇与词章免发	(199)
四十九 正统学派之威胁	(202)
附录：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209)
章炳麟：正颜	(228)
岂明：颜氏学记	(230)
程仲威：〈颜学辨〉叙言	(233)

第一篇 叙 引

一 清世学风综略

尝谓有清一代之学风，大致可分为三期。清初接明之余绪，以迄于乾隆间之四库修书，考据之学，固已壁垒渐明。然一则以距明尚近；一则以政府对于宋儒义理之学，奖诱有加；故理学家之主敬主诚，亦江河俱流，并行不废，此初期也。

四库成书以还，考据学者之悍霸极矣。戴震之言曰：“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返而求诸六经。”①盖谓：“有志闻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而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舍舟楫也。”②当时调停之者，固言：“学问之道，有义理考核词章三者，世必有豪杰之士，兼收其美。”③第细按此言，不过文学者，理学者，胁服于考证学者之强颜自解。意若曰：熊掌洵美矣，然鱼亦不可废耳。

是故四库修书之日，纪文达为总纂官，“文达天资高，记诵博，尤不喜宋儒。及是遗书毕出，纂修者益事烦杂，诋訕宋元来诸儒讲述，极卑隘谬戾，可尽废。”④戴震亦撰《孟子字义疏证》，专驳宋儒，“盖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以《孟子》字义，开人示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于是作《孟子疏证》及《原善原性》诸篇。”⑤再后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芸台刻《学海堂经解》于粤中。凡宋学家说经之作，胥屏斥不予著录。此皆考

证学者，陵侮宋学之明证，此中期也。

登原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皆警宋儒，语多已甚。如云：“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⑥此虽陵侮，语未露骨。至如记萧宁塾师之讲程朱学者，私取游僧遗囊。⑦某公在饥疫中，大谈《西铭》，为怪所斥，“且击汝一砖，看汝再讲邪不胜正”。⑧则嬉笑怒骂谑而近虐。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谓“近世人心之坏，胥昀启之”，非无所见而云然矣。

其在嘉道以后，清纪不纲，外力胁迫，内患频乘。其间虽有曾国藩，文士提戈，振中兴之业。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兼收并蓄。其门下士既有文人词客，亦有经生宿儒，然更有三圣七贤。⑨国藩《欧阳生文集》叙所启露之旨意，彼固自谓笃实行之。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叙云：“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号曰汉学。深摭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鼐）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来，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兴废，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⑩是国藩之意，固在乎绍述姚氏三位一体之说。然戴望尝从国藩游，章炳麟所谓“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者，彼且云：“乾隆中，姚侍郎鼐，尝欲师事东原，东原坚不敢当。姚取其校《方言水经注》，各录副去。后东原死，姚遂加以巧诋，累累笔诸书”，⑪则姚氏盖见屏于考证学者，三位一体之论，无非强颜自解。而国藩绍述，已无以服其门下食客之心；则“近世学子”“承用其说”，曾氏云云，甚非当时实录也。

国藩文章尔疋，功业彪炳，然终无以挽回宋学之厄运。盖及清之末，考证学之大师，虽无复乾嘉之盛。然一二硕果，屹然仍存。非

如义理之学，乃纯然消歇也。劳乃宣云：“《皇清经解》，不取宋学家一字，世遂轻宋学如土苴。而间亦有笃信宋学者，则又讥汉学为破碎。彼此互相诋排。但宋学，终不敌汉学之盛。盖举世风气，轻视宋学。于是人心风俗，日即于苟，而乱祸肇矣。”②劳乃宣自命为清室忠义，其云“举世风气”尔尔，盖即宋学者自知式微之供状。虽然，岂止式微而已！光绪十七年（1891），宋恕著《六斋卑议》，③一则谓：“洛闽讲学，阳儒阴法。……背‘闻诛一夫’之说，树‘臣罪当诛’之谊，……道统帝统，日事纷争。上智上仁，悉遭横贬。嫉妒阿私，但务尊己。强词拒辩，薄躬厚责。”④再则谓：“洛闽师徒，本不能目为道学。”⑤宋氏之说如此。而先是，已有海昌李善兰，“闻其痛恨闽洛，甚于德清（戴望）。每入孔祠，必指洛闽神主而骂，骂已则泣”。⑥——可知义理之学，迂腐不实，虽雄飞于清初，而雌伏于中叶。及清季世，乃全亡矣。

登原案：宋恕，平阳人（1862～1910）。《县志》称其治陈傅良、叶正则之学，随同邑金晦，治颜元、顾炎武之学。考《六斋卑议》自序云：“宋恕年十九，受大儒颜习斋之书，于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专宗颜。宋恕亦兼治百氏，不专宗颜。然心以颜氏为接孔门卜子夏之传。……已而又得见大儒黄梨洲氏之书，且喜且泣曰，悲夫，子游氏子奥氏之传在此矣。……苟有权力者，咸克以黄氏之说为体，以颜氏之说为用，则大同其几乎，岂但小康哉？”又《留别杭州诸生诗》自注：“德清亦治公羊，而尤服博野之说，及姚江之《待访录》。百年来，表章博野者，一人而已。”——然则恕等盖徘徊于黄、顾、颜氏之间者。故曰：“以颜氏之说为用”也。然其诋訾宋学，则视颜氏为尤甚矣。至如李壬秋。曾与西士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其人盖心醉于西学者。其指斥宋儒，盖为时势所迫促，更非一人一时之私也。此清之叔世也，盖亦宋明理学之季世矣。

至于词华之学，仅仅周旋于口耳方寸之地者，则终清一代，理学者固蔑视之，考证学者亦蔑视之也。以前者言，则记诵咕哔，玩物

丧志，无足多矣。以后者言，则一命为文人，殆无足观。

清初大师，若昆山顾亭林，虽未尝自标汉学，而亦致力考据。虽未尝自托程朱。而亦痛诟陆、王。其论文也，一则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⑩再则谓：“《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盖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⑪然则炎武之于文人，盖蔑如焉。

案：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5），“问：《宋史刘忠肃传》云，‘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所谓文人，当即程子云章句训诂之学，所谓器识，当即程子云儒者之学。’答：‘文以明道，古来名儒，多由文人入出者。文人原无弊，自命为文人，则有弊耳。忠肃之言，即先器识后文艺之意。然博学于文，正欲以充其器识。离器识与文而二之，斯所以为后世之文人也。’”此即祖述亭林之意，言文人不能单独存在。文字者，不过工具而已。

桐城方苞，清世文人之最著者也，苞虽奉程、朱之教，然固启桐城文派者。而黄宗羲之高弟鄞县万斯同，则竟告之云：“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愿子勿溺也，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韩愈氏而止耳。其余，则资学者爱玩而已。”^⑫爱玩云云，其于文人，轻之若是其甚焉。

万斯同而后，钱大昕称宏博精审。然大昕论《元史》云：“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者乎？”^⑬曰词华之士者，其于文人，轻之若是其甚焉。盖所谓清儒，大抵耻以文人自命；轻人之为文人，及其季世犹然。

其在近世，则如“林纾、陈衍，均闽人之为古文者。清季，同膺京师大学堂讲席，论文，勿相善也。盖纾于《史汉》唐宋八家之文，研究最勤，有心得，自负非衍所及。衍则兼治经学，讲训诂，

轻纣不学，谓不通经，何能言文乎？纣以译小说名。而以计字博
酬，晚年所译，惟尚速成。遂多草率从事，不暇检理。衍尤病之。
比纣卒，衍方修《福建通志》，为撰一传，颇有微词，于译事致擲
掄，略谓：“其友陈衍，入其译书之室曰：此造币厂也。”④足证
“钱大昕式”之蔑视文人，及其季世犹然。

综言之，清学虽分为考据，义理，词章，而考据之学，其悍霸
盖特甚矣。荀子《儒效篇》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
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已矣。”执此以量长短，则
清学之“至”者，当在三者以外。三者均假力于文字，所得固殊，所
失略同。自反不疚，文人何自馁为？然朱彝尊少年不谨，《风怀诗》
中，有“啮臂盟言后，摇情漏刻长。已教除宝钏，亲为解明珰”诸
语。⑤袁枚诗云：“尼山道大与天侔，两虎人宜绝顶收。争奈昇堂案
也在，楚狂行矣不回头。”盖当时曾有人劝其删去此诗，竹垞毅然有
作，“吾宁不食两虎特豚，决不删此也”。⑥竹垞胆巨如斗，固应出声
惊人，然不于三者之外，自辟蹊径。考其所忻羨者，仅有似于考据
学家，限于不止纯为文人而已。故其毕生经营，除《经义考》而外，
亦蓄意于藏书。⑦今存《曝书亭集》中，有“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
书”，意气自豪之语。⑧其不肯以文人自居⑨，名士自命，盖显然已。

故士之生彼世者，不妄附于圣贤心传之道学，即入于自标谨严
之考据。非牢守于章句训诂之末技，即恣驰于情韵神采之文艺。要
之，皆在口耳方寸之间，为弄笔舞心之艺。此而谓学，殊可叹焉。

豪杰之士，对于三学鼎立之论，其有能抉破藩篱者乎？其有能
不为三者所囿者乎？

二 清初朱陆异同论

清之初年，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之学，虽曰鼎足而立，江河俱
流，然所谓义理之学，其间尚有显著之壁垒。典守之者，笃志守旧，

效死弗去，出奴入主，诟詈相寻，即所谓朱、陆同异是已。^②

康熙初，“当是时，北则孙先生夏峰，南则黄先生梨洲，西则李先生二曲，时论以为三大儒”。兹三人者，皆以陆、王为宗主者也。

二曲之言曰：“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白沙、阳明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否则谨慎者乏通惠，颖悟者杂异端。无论言朱言陆，皆于道未为得也。”^③二曲似斥专主朱、陆之非，实则迁就程、朱，以便陆王，其用心甚苦。盖言熊掌固美，然无鱼亦不成其为佳肴而已。

夏峰之学，方苞尝称之云：“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善继，字伯顺）、容城孙征君（奇逢，号夏峰）、睢州汤文正（斌）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④夏峰本有豪气，李震生语云：“先生今隐矣，而少时豪杰之气，尚自逼人。”国变家难以后，“破乱其家，崎岖兵间，有所感激，……由是不为危言覈语，潜心于宋朝濂洛诸儒”。^⑤则夏峰虽尚陆、王，固未尝盲程、朱之过焉。

若夫梨洲之学，绍述戴山，而生于浙东，为阳明先生游钓之地。《南雷文约》中，犹存《骂先贤》一文：“吾尝有言，人即顽冥不灵，也不敢骂关壮缪，以其能祸之也。壮缪之贤，不如象山阳明。而其异者，壮缪之威灵，以香火像设，象山阳明之威灵，以书卷诵读。曾谓书卷诵读，不如香火像设乎？……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者，以晦翁为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宾客，斲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尝知也。假使鹅湖之会，朱、陆方赋诗问答，去短集长，而朱氏之舟子与人，忽起而哄堂骂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其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拊而逐之矣。”^⑥然则就梨洲之护迥，而知当时诟詈王学之实繁有徒也。

又如方苞（1668～1749）《望溪集》（卷14）《鹿忠节公（善继）词堂记》：“余尝谓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坚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

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盖善继奉王学，苞为文，不得不致推挹之辞。然苞本不喜阳明者，故又以微辞盘旋，与梨洲曲折护持，其出发点不同，其苦衷正同。

至于帜志显明，专以诟王为正学之表明者，则更有人矣。

顾炎武言：“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⑩“三王”之消，出诸亭林，亭林之盛气可知矣。

陆陇其言：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矣。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⑪举仲舒之表彰孔子，自比于表彰程、朱，是陆氏以距王之董仲舒自命焉。彼于当时王学诸子（如夏峰、二曲），均表不满。何则欲表彰朱子，势固不得不排诋阳明矣。

按：“陇其尤斥致良知之说，且曰：白沙阳明之病，今世学者知之，于是专以朱子以为宗，异于朱子，即谓为异端，判别区畛，勿敢出入也。”⑫则程、朱学者之武断可想。

顾、陆而外，其他拥护程、朱排诋阳明，如张履祥、陆世仪等，数殆无限。至如吕留良《四书讲义》则竟明目张胆：“晋人曰，‘礼岂为吾辈设耶？’此真禽兽之言，而后世犹以为美谈。此良知之说，所以日炽也。”⑬深文罗织，语近意气，无怪乎彭定求之感慨而著《阳明释毁录》也。“时有作书极诋阳明者，先生恫之。以为阳明实兼三不朽。……论者谓明之灭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罪阳明。嗟夫，诚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说，互相提撕警戒，则必不敢招权纳贿，必不敢妨贤虐忠，必不敢纵盗戕民。识者方恨阳明之道不行，不图诬诋者，颠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斯极也。”⑭于此，亦可见清初之时，程、朱学者，妄以正统自许。其为朱、陆异同之辨者，如其系于程、朱，颇觉盛气叫嚣，如其系于陆、王，颇觉委曲求全也。